

第二十五段 雪香立等意中人 猗猗初見天涯客

梅雪香聞芷馨為他求猗猗來見心稍快，病亦好些。次早，瘦翁復來問病，雪香坐起迎之。瘦翁曰：「秦君今日精神較前略爽。」雪香曰：「煩翁掛心，這病似有轉機。」瘦翁曰：「抑郁則氣血凝滯，舒暢則脈絡流通。君宜放懷自遣，何難病勢不愈。」雪香曰：「翁言是也。」瘦翁復坐一時，乃曰：「君尚倦怠不勝煩擾。請少陪，免致勞君周旋。」說罷即去。雪香笑曰：「賈翁叫我放懷自遣，病不難愈。誰知我欲遣懷，除非是小姐一劑逍遙散。昨夜芷馨說為我央小姐一見，想今夜是必來的，祇是今日這般難得到晚哩。」

至二更後，芷馨謂猗猗曰：「小姐去看秦相公來。」猗猗曰：「且慢，待我熟思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昨夜思到今夜，還沒有思定的麼？」猗猗良久曰：「芷馨，我想與他相見到底於禮不合，你且去看看他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叫我一個人去，我也不去。」猗猗曰：「你且去，再有商量。」芷馨遂撥開便門走到客房外低喚雪香。雪香聽得芷馨聲音，祇說猗猗亦來，心中甚快急起身出迎。芷馨曰：「秦相公昨日病不能起，今日便好得這樣快？」雪香曰：「自你去後，我的病就好了兩三分的。小姐今夜來此，愈覺精神爽快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不來哩。」雪香愀然良久，曰：「到此地位小姐還是不來是終棄絕我了。芷馨姐，我這病體眼見又重了十分。」芷馨曰：「秦相公不必如此著急。我觀小姐的意思也想見你一面，祇是拘於守禮猶豫未決。我再對他說或者肯來也未可知。」雪香曰：「小姐既有意，你再從中勸行，決無不來，但芷馨姊必須為我用心。」芷馨曰：「我必用心。」雪香曰：「我作一詩，煩你帶去，他見詩必來。」芷馨曰：「如此更好。」雪香乃作詩一首：

想望芳容似望仙，凡心已淨志尤堅。

如何屢索觀音像，不現空中一瓣蓮。

芷馨曰：「秦相公見我小姐直作觀音供奉，這一點虔誠諒必感得動他。」雪香曰：「觀音菩薩救苦救難，發大慈悲，你小姐當必救我。」芷馨曰：「他縱要來必不在今夜。」雪香問是何故，芷馨曰：「夜已二更盡了，恐他以夜深為辭。」雪香曰：「早來一刻鄙懷早慰一刻。芷馨姊必求小姐今夜一見。」芷馨應諾持詩而去。到自芳館，猗猗問曰：「你去見那生，他怎樣說？」芷馨遂將雪香之言詳述一遍，隨將詩遞與猗猗。猗猗曰：「這生何苦如此相纏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今夜必須與他相見。」猗猗曰：「怎好見他？」芷馨催促，猗猗不得已，同芷馨去見雪香。

雪香聞猗猗至喜不自勝。比及相見，卻皆低頭不語。芷馨在旁視之微笑。良久，猗猗乃曰：「秦君病體已全愈否？」雪香曰：「煩小姐掛心，賤恙已愈。」二人復寂然無語。過了一會，雪香乃曰：「自重陽聞小姐高吟，不勝欽慕。」猗猗曰：「巴人下里，怎當清聽。」又復寂然，芷馨曰：「秦相公在我家作寓本是個賓；今日小姐到這裏來，相公卻是賓中主，怎麼都不請我小姐坐？」說罷，遂將兩把凳子移得相近，曰：「秦相公這凳上坐，小姐這凳上坐。」雪香乃曰：「小姐請坐。」猗猗無奈，祇得坐下。芷馨見二人面俱紅，笑曰：「秦相公與小姐今日臉上俱有酒意。」雪香曰：「我是不曾喫酒。」芷馨曰：「不曾喫酒，怎麼臉都紅了？」猗猗曰：「芷馨真愛說話。」又坐了一會，雪香曰：「前有拙稿一卷呈正小姐，不知為我改易否？」猗猗曰：「字字珠璣令人目迷五色，何敢妄增損一字。」雪香曰：「自聞妙句，已知小姐柳絮才高，繼又聞芷馨言，知小姐論古有識每思一見得接清談，使我茅塞頓開，不意遲至今日方邀下顧。」猗猗曰：「粗知文墨秦君卻如此過譽，真令人悚惶。至若與君相見終不合禮，是以遲遲吾行。」芷馨笑謂雪香曰：「今日相公的詩是以觀音待我小姐，這觀音菩薩豈輕向人間挪步，宜相公求見之難。」猗猗曰：「芷馨怎麼這樣多嘴。」謂雪香曰：「今日秦君的詩真是折煞人哩。」雪香曰：「仰慕情切，不能不爾。」復默坐一刻，猗猗起身告辭。雪香曰：「小姐相見甚難，相別何速！」芷馨曰：「夜深了，小姐不得不去。」雪香曰：「自今以後，望小姐設一絳帳使我作一小門生，時近尊顏，得聆清誨，可乎？」猗猗曰：「秦君何謙。抑若此，真令人抱慚無地。」言訖與芷馨同去。

雪香真送到便門，方纔轉身，回到客房，曰：「我好喜也！從前見他才貌，今與晉接並識其性情。其為人也，幽閑貞靜、敦厚溫柔，若我梅雪香得遂於飛，倒是天生就一樣的人。他既見我，嗣後我見他不難。到情投意合的時候也不怕阿母不肯。」右思左想，不覺手舞足蹈，直至雞鳴，方纔解衣就寢。